

我的母亲

李永才(四川)

母亲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时逢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外祖父老实憨厚,佃种几亩薄田,难得温饱。贫穷的家境,孕育了母亲一生勤劳节俭、宽容谦让的秉性。母亲从小就给大户人家帮工,刚一成家,就逢灾荒年,母亲结婚三年的丈夫也饿死了,只得拖着不满三岁的女儿改嫁到梨子坪新龙湾的李家。母亲在李家生育了5个孩子,最后生的是对双胞胎儿子。因家庭实在拮据,冬天睡篾席子,棉被又薄,母亲将瘦小的一个孩子放在怀里睡。而另一个放在边上的,受凉生病,又没钱治疗,七天后就死了。母亲生育抚养我们兄妹五人,历尽了艰苦和磨难。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母亲怀我时营养不足,我生下来身体非常瘦弱,经常生病。有一次,我生病高烧不退,父亲说是得了白喉病,让人去找白狗屎来煎服。父亲从来不信医,也不让去医院,当然主要是没有钱去看病。时值家里建土房,大姨爹也在帮助上梁,看到这情景,就说,我们帮你修房子,不是为你住,是为你的下一代。于是母亲偷偷抱我去双河医院看了病,开了一副退烧药吃了,才转危为安。我是母亲在李家生的长子,从小颇受母亲关爱,据母亲讲,为了不耽误挣工分,我刚出生不久,母亲就只好把我放在摇篮里,每天中途回家来喂一次奶。有一次回来,看见一条大蛇在我的摇篮里,把我团团围住,见母亲回来了,就静静地溜走了。父亲知道了,说那是家蛇,来保护我的,但母亲还是着实吓了一跳,从此就每天用布带将我捆在背上上坡做农活,宁愿被捆工分。

我永远忘不了发蒙读书的那一天。一大早,我背着母亲连夜赶做的蓝布书包,穿一身自家扎染的、土得掉渣的阴丹蓝布衣,在母亲的带领下,早早地赶到弥勒小学。这是学校复课后的第二年招收新生,人特别多,学校规定不满7岁,不能报名。我刚满6岁,只能在梨子大队的村小读书。或许是父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就让我姐姐去村小,说是方便做家务,让我去读完小。为此,母亲在校领导面前好说歹说,总算同意了。庆幸的是,后来我还真没辜负母亲的一片苦心。

母亲的一生是艰辛的。除了每天生产队里繁重的体力劳动,5个孩子吃喝拉撒的家务,还要养牛、养猪和鸡鸭,一天到晚都在忙。乡里乡亲都知道“蔡胖子”是远近闻名的能干人,栽秧割谷,修塘筑堰,大男人的活,多数都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那不是她自己想那么没日没夜地干,是生活和家庭的压力所迫,是用命在拼。为了一大家人的生存,她一年四季都在收拾,夏天捡麦子、包谷和谷子,秋天捡豌豆、胡豆和地木耳;一年四季都在挖,冬夏挖折耳根(鱼腥草),春秋

挖麦冬和麻玉子(半夏)。地上长的,土里埋的,树上结的,水里游的,能够充饥的,都是母亲收获和捡拾的对象。为了我上学的学费,大热天,母亲顶着烈日,翻山越岭,去割蓑草,一背一背割回来,晒干后,再背到集市上去卖给那些打草鞋的,一捆40多斤的蓑草,还卖不到一元钱。冬天来临,天寒地冻,母亲也一样没有闲着,忙完农活,又去山谷、竹林和溪边挖麦冬,一次次挖回的麦冬晒干后,累积起来,逢场天拿到供销社去卖,每次多少也可以换1至2元钱。

母亲对人和世界的认识朴素和简单。勤劳苦做,一是为了活命,二是为了称盐打油的零用钱。记得上初中时,有一天放学回家,母亲叫我随她去珍珠溪镇的方家三队卖猪。这笔买卖是前两天母亲赶场时,与该队的队长杨某谈好的。杨队长说,他们生产队的庄屋被一场大雨冲垮了一面墙要维修,需购买20只猪来运土。母亲答应两天后就送过去。父亲为了赶这批活儿,熬了两个通宵才编好。尽管天已经有些晚了,但母亲挑上20多只猪立马上路。我和母亲在长江边上追赶夕阳,眼见天就快黑下来,我们一刻也不敢停歇。那些秋风中的黄荆、映山红、马桑等几十种灌木,不断向我们点头打招呼,我们已无暇顾及。偶尔有白鹤掠过江面,停在江水退去、刚刚露出来的卵石上,向我们捎来北方的问候,然后排云而去……

流过一趟又一趟汗水,我们赶到了方家三队的庄屋,只见一群社员正在热火朝天地打土墙,看来他们已经开始修缮庄屋了。母亲把一挑猪笼放在晒坝上,直接找到杨队长,叫他接货。杨队长五短身材,瘦削的脸颊,穿一件破旧的蓝卡其衣服,红脸失色地从屋内走出来,见到母亲就说,猪笼不要了,他们已经提前买了。母亲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激动地说:“你必须把猪笼拿走,公家不要,你私人自己也得要,我们这么大老远给你挑来,现在天已黑了,我们不可能挑回去。”杨队长哑口无言,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母亲又说:“你一个大男人,还是生产队队长,哪能说话不算数。”在一旁劳动的社员们都放下手上的活儿,过来看他的笑事。大家看他显得十分无奈的样子,都劝他把货接了算啦。好说歹说,杨队长终于很不情愿地答应接收了。母亲手上换得的5元多钱,被兴奋的月光数了又数。走在回家的路上,月明星稀,深秋的风刮在脸上,吹起衣襟,开始感觉到一阵凉意。道路两旁,大片干枯的茅草,铺满地面的落叶让人明白,季节即将进入冬天。

母亲持家除了勤劳,就是精打细算。一大家人的吃饭穿衣,最能体现主妇的持家本事。在那个粮食短缺、物资

匮乏的年代里,母亲无论怎样没日没夜地忙碌,也难以让我们几兄妹吃饱穿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做的水滑肉和烘的南瓜饭很好吃,还有椿芽蒸鸡蛋,实在是香啊。但这些奢侈品,都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可能见到。我在涪陵读书时,每次回家,母亲总是笑眯眯地到大门口迎接。然后到地里砍回两窝白菜,母亲知道我最爱吃糖醋莲花白,她就马不停蹄地回到清炉冷灶的厨房里忙开了。见她花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老茧的双手,还乐呵呵地硬撑着身体,忙忙后做一大桌子可口的饭菜,心里既高兴又很不是滋味。因为我知道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只要身体能动,是不会停下来的。母亲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知疲倦地忙碌着。

母亲没有上过学,只上过几天识字班,除了自己的名字,几乎写不出几个汉字,更谈不上有多少知识。母亲对我们的教育,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凭自己的感性和经验,教我们善良,勤快,独立做人;穷家小户,六亲无靠,只有靠自己。她的一生靠常识和经验生活,足不出户。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父亲到成都,算是第一次出远门,到大城市看世界。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年,那时我们还住在白马寺街,她每天和父亲一起到万担仓菜市场买菜,顺道在附近几条街转转,偌大一个城市,无数的景点,也没有去过几处,唯有文殊院,她总是忘不了要去。有时我们带她去逛商场,也只是看看热闹,给她的几个零用钱,在手里攥出汗,也舍不得买一件东西。1999年,我们女儿何小璐出生时,没人照料,又把母亲请来帮忙。母亲每天除了买菜做饭,就是带孩子。一大早收拾完家务,就用农村带来的凉背,背上孩子出去兜风,在祥和里这条窄小的巷子,留下了她的身影和脚印,巷子里多少人都记得那位老人慈祥而善良的模样。孩子上幼儿园时,母亲就接送,孩子淘气时,总是扯母亲的头发,母亲口里说“我打你哈”,但从没有动一下手指头。孩子上小学后,母亲就回乡老家了。

“丝丝白发儿女债,历历深纹岁月痕。”母亲是大树,儿子是大树下的小草。这些年,母亲对我们的奉献是无私和巨大的,也是言说不尽的。我常常想:母亲总是母亲,儿子却不像儿子。作为儿子,对母亲未尽到孝心而感到愧疚。母亲从生我到把我抚养成人的几十年中,花在我身上的心血是不可计数的,但我对母亲的关心却少之甚少。母亲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她没有多少显山露水的事迹,也没有生养值得炫耀的子女。她是一位普通的母亲,以自己质朴而辛劳的人生,演绎了世间的真善美。

“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我与母亲真正朝夕相处只有十几年。自从1985年到涪陵五中上高中,离开母亲以来,就难得回家。后来到成都读大学,参加工作,就更少回家了。即便回家也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在临别的路口,我不敢回首,怕再回首,迈不开离家的步伐。母亲啊,你颤抖的挥手,让我明白,时常回来看你,是我唯一的报答。

你幸福就好

何一东(四川)

也非常好。

一天晚上,我们在少陵路聚餐。小靖开始还高高兴兴的,不知咋的,慢慢就喝醉了,趴在桌上。后来就越来越难受,独自坐在餐馆门口低头不语。眼看时间愈来愈晚,我们正踌躇间,小靖说给她男朋友打电话来接她。我们一直不知道她有男朋友,估计应该是一位高富帅吧。

等了一阵,她男友来了,个子不太高,长相中等,戴着眼镜,衣着打扮也不出众。我们几位朋友彼此对视了一眼,感觉有点失望。见小靖醉得厉害,男友表情有些焦急,上前扶拥着她,问她怎么喝这么多,然后准备带她离开。我们有点不放心,不知他和小靖交往多久,关系如何,便问小靖,是不是让男友送你回家?她的父母不在成都,现在家里有一个读小学的弟弟。小靖虽然醉了,但回答却是肯定的。她说,没事,男友是她闺蜜的哥哥。这下,我们才放心让男友带她回去。

后来,小靖换了工作,常加班,经常回家很晚,喊她聚会都来不了。在她的朋友圈,常晒出她和男友的甜蜜照。我仔细端详,她的男友比上次看到的时候帅气,小靖看他的眼神,也很信赖。一次,我微信问她,男友对她好吗?小靖说:“好,对我非常的好!”意犹未尽,又道:“不但他对我好,他们一大家子人都对我很好,我现在觉得非常幸福。”

我说:“开始,我们都觉得他有些配不上你。”然后发了一个偷笑的表情。小靖道:“不了解都会先从外表判

断嘛,刚开始我也不是那么确定,但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对我的爱更多,而且他也非常正直,因为他是我闺蜜的哥哥,我闺蜜也是一直对我非常好,我现在觉得很知足,很幸福!”我回复:“对他而言,找到你该很幸福知足了。”她说:“人家都说知足常乐嘛,人正直,有责任心,胜过一切表面的东西。”又笑道:“毕竟人无完人,我也不完美的,哈哈哈哈哈。”

我点头称是:“人不可貌相,你感到幸福就好!”小靖掩饰不住快乐:“其实他除了矮了一些,其他方面都挺优秀的,这样的男朋友不多了。而且像他们一大家子这样爱我的,我觉得可能很难遇到了,我很知足了,哈哈哈哈哈。”“我还经常跟我闺蜜开玩笑说,童话故事里才会出现我们这样的生活,和闺蜜成为一家人,哈哈哈哈哈。”

听了小靖的心里话,我如释负重,深以为然。现在年轻男女择偶都精益求精,不少人讲究“硬件”,而忽视了本质的东西,也因此错过了好的缘分,留下永久的遗憾!

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小靖,但今天我隔屏都能感受到她由里而外的幸福。我说:“你是一位好女孩,能遇到一位真心爱你的人,确实应该把握好!”她真挚道:“谢谢东哥的关心和祝福,希望这份幸福感也能带给大家!”

小靖,你的幸福我们已感受到,你幸福就好!

锦里诗苑

南方 北方(组诗)

唐毅(四川)

苍耳

春天里的苍耳还没有长成
叶是青的,茎也是青的
一到天空高远,大地辽阔,秋水暴涨
她就很快黏人了

七月的早晨野有蔓草
露水还在,踏青人还在
那么多草籽
潜藏于袖口。一枚苍耳,似乎还没有睡醒

朝天门码头记雨

那一天有细雨微风
朝天门码头。两江之上的层云乌青乌青的
沿岸种植的高楼,在沐浴
来福士也像在拔节

巴山秋江明显见涨
在渝州一晤多么不易。手机里的随手拍
都似情深雨濛濛
但往来之舟,难免心有悸动

女神曰志

难得像这样闲下来
窗明几净,地板也已经擦得锃亮
终于可以约上女伴逛街
橱窗里的时装,真的是有点奢侈

买与不买,都无关紧要
能够像这样闲下来
缓缓感受一下今年的流行色
也是好的。只怪时间,如何说慢不慢

茶禅一味

茶楼照例应在楼上
电梯开合。客人也多是小声说话
似乎还可以再慢一点
慢到能够看见白花花的溪泉、江河、湖海

质朴的茶汤色柔和
简单随意就好。禅就躲在平常来去的人间
闲谈、静坐、读报……都是怡情
都像是一幅高山流水

南方,北方

北方的白是皑皑的雪
童话里的小松鼠忽走忽停
但是南方的构树,枝枝叶叶金黄,绚烂至极
湖上有清风与轻雾漫卷

缥缈的世间:所见是多色的
所见是单色的
南方属火,北方寒星冷寂
大海宁静。日月那厢,谁更执念于地出之蓝之白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95期

快时雪晴

如此毫无征兆的一场大雪
像是一次突袭。下着下着突然又下不了
我步至空旷的户外
有些不知所措。唉!有一种欢喜叫做苍茫如雪

这几无声息的周末寒彻
这雪积的晴朗。这份快意多么需要有人分享
那些过从甚厚的故旧
他们自然知道:快时雪晴,会我之心绪大好

看云

云从天上过,云从地上过
多少秋月春风不解
那一份淡定其实难以捉摸
也不是谁想有就有,谁想忽视就能够忽视的

就像许你可以看云
但是也得许云看你
谁也不能例外。那些被遮蔽或掩饰的奢靡与不堪
有的人看穿,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偏东雨

七月的晴朗里,有时又颇肃穆
雨云披着长发,款款而来,这晕散的一笔淡墨
少时便将山湾盖住
天色突然转阴,小狗在田埂叫了几声

鹅群在电闪雷鸣中有点莫名的欣喜
从塘堤那边端着翅膀跑回圈舍
打谷的人们裹着油纸
降雨偏向东南。小河涨水,稻田青黄可人

题寄

漫话安居,走在并不熟悉的旅途
倏尔一年,仿佛如在故乡
湖光映照着色
君本雅士,依旧保持着一种古仁人之风范

无论晴雨皆可看风舞琼花
那么云朵能否留驻
听说,少陵先生曾三次客居此地
未骑驴的放翁亦雇扁舟一叶泛游

酒酿

堪堪可以为友的
一见如故。如我临近的一脉高山
一段流水。如沉默的石围栏
长江赶趁忙赶,刚好落入不曾预设的镜头

去秋的那个午后
听你讲天梯上的爱情,如是时乱云飞渡
天真与率性抑或诗国之所必备
酒却是可有可无的。请谨遵医嘱

命运书(组诗)

庞清明(广东)

留下苍白的菜应
囊中物如脱兔
错漏句若豁嘴麦克风
加固的年终考百密一疏
而偷腥的飞豚兽
脑袋与身段总爱闹别扭——

意象书

云中书,漏网蠹
闪电的线描,萌发的胎记
路遥之马力,采花蜜的象龟
接应着海潮的呼唤
雍容的黄金水母
仪态万方之眼镜王蛇
迁怒铁笼的猎豹迈着方步
鸱鸢之引颈,与
水镜的交媾互为映照
打肚皮官司的卷尾狐猴
鲸头鹤遗孤滩涂
火烈鸟淬炼的宝石成色几何
划开波纹的剪嘴鸥
躲避鹰隼的红腹滨鹬
滚动的复活草渴望一场喜雨
欢庆的麦地被清空
日暮的拂拂被收编
梦游的败笔,失忆的妙想——

自由书

拆封的卷帖,灵魂的牵引机
隐乡镇而晓天下,居陋室而明

与一只小麻雀对视

曾春根(福建)

高贵与卑微对视
就像自己的内心与孤独对视
如一次拥抱久别后的欢聚
我们对视了很久很久
直到我呆若木鸡陷入沉思
小麻雀却轻轻地飞离了树枝

如同一个人在站台
忍住泪水踏上火车
渐渐远去
消失在遥远的前方